

上海新宇宙書店出版

友田

文藝叢書第四種

女 囚

華 漢 作

上 海

新宇宙書店出版

1 9 3 0

(一)

親愛的冰梅姊姊：

我心裏想寫這封信，不知有好幾十百次了。無奈每次提起筆來，心裏總要轉念到我這個串演這幕悲劇的主人翁身世的悽慘，我這滔滔不盡的淚泉，又要涔涔的落下。好幾次我都會竭力的抑制我自己的感情，但是抑制的結果，還是終於失敗而愕然擱筆！今天在開頭幾句，總算把我這多感的心情暫時克服了，然而究能寫得到若干行這却不是我

因悲哀的刺激太深而起了心理變化的人，所能毅然的判斷的啊！

我們一別已經年半有餘，這個長時期中的遭遇，梅姊呀！你叫我將從何說起！？

在這最殘酷的白色恐怖流毒遍天下的時候，我這個叛逆的囚徒究竟還是死是活這一個問題，恐怕在你的腦海中，時時刻刻都得起難平的激盪和洄漩的波動吧？

梅姊喲！你最親愛的妹妹還苟活着在。只不過她已不是一年半前那末活潑嬌癡的清白的處女之身。她已曾在悲痛中，受了暴力的欺壓，去過過一時如似娼妓的羞憤生活。她純潔無瑕的身心，更已被那批禽獸也似的惡徒，用無情的殘酷的鐵蹄蹂躪踏碎。而且她——梅姊喲！她而今已經成了一個獄裏撫孤的青年嫗婦去了！

回憶起來，怎不令我柔腸寸斷淚如泉湧呢！

我和錦成的關係，到後來竟由憎惡而達到熱

戀這個歷程。我雖然自始至終未曾詳細向你述明。零碎的事實想你也許多多少少的聽見過我們的朋友告訴過你一些吧？姊姊！請你原恕我的浪漫與怠閒，到而今我那還敢默而不言，不向你傾誠一吐！

我還是索性向你直說吧！我還是索性把我們在別後的運命中所汎起的波瀾，向你從頭至尾的詳詳細細的描述一遍吧！只不知我這獄中人的赤裸裸的血淚融成的自述，是否會被他們在檢查函件時扣留，那是不可得而知的，不過我總是這樣想：只要我的筆跡能夠僥倖留在人間，我的姊姊該會有寓目之一日。萬一就不幸而被暴力所焚燬，在讀過我這篇悲慘的自述的人，他雖在殘酷的統治者之前不敢揚言，然而背地裏我這幕悽慘的悲劇，必將激動他的同情，至少他不能不當成一個傷心的故事，來向他的家人講述，如此，輾轉流傳我的親友遲早總有聽到的時候，所以我還是提精神鼓起

勇氣來痛痛快快的寫下去。

梅姊！記得錦成，通化弟和我們四人同住的時候，我不是還有些討厭他嗎？不！就是在你和化弟去後的不久，我還是一樣的對他有些憎惡啊！說一句心坎中的真誠話吧：他對我那麼樣無顏的要好，和熱戀的野心，真感到他有些卑污和渺小，簡直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！在當時我半絲兒也沒有愛慕他的心情。我覺得我理想中的情侶，不是他這樣忠馴的人物。

你大概還不會忘記吧，我的梅姊哟！你那時見着我們這種情形，你不是還戲謔過我嗎？記得你那時會有幾次寫了一個錦成的名字，搓好成兩個紙團，叫我隨意去揀一個起來，好籍此以推斷我與錦成有無成功的緣分。誰想幾次我揀後的結果，都揀着一個“錦成”的紙團，一次也未曾揀到那個空白紙過，你在那時不是把我嘲笑得不亦樂乎嗎？我又不是每次都氣得捶胸蹬腳狂吼狂叫嗎？想不到

當時無心的戲言，竟作了我們後日結合的預兆啊！

自你們去後，我曾幾次打算搬家去同幾個女朋友同住，當時我也想到若不早些離開他，將來難免不大家陷入矛盾的悲苦的境地。誰想幾次才萌起這個念頭，不多時便又被一種不可描述的力把我吸引着，使我不能不自動的打消下去。我在那時總愛自己否定自己的想：以爲有了堅強的意志力便如築起了重重的鐵壁銅牆，任誰有什麼精銳的武器都是攻不破的！我既這樣的不喜歡他，我還怕什麼呢？我還怕什麼呢！這麼樣推想的結果，還是大膽的同他一塊兒住。

同住以後他更比從前你們在此時還要殷勤好多。在從前他殷勤我的許多方法是你都曉得的，我不必說了，到後來竟連我那蒙塵了的皮鞋，他都來爲我拭刷，旁的你更可推想而知了。有些時因他對我的過於殷勤了的原故，倒反弄得我不好意思起來，我有幾次曾誠懇的勸過他，要他不必如此過度的

客氣，他雖然羞紅着雙臉連連的應諾點頭，可是他的脾氣還是不改。有時竟因候我歸來吃飯，一候便候了半夜還不想動箸。

他雖然是這麼樣開心剖腹的對我傾誠，我的心還是如金石般堅的不爲他的誠懇忠實和柔順所擊動，只不過我對於他的憎惡和厭恨的心理已經漸漸的低降下來，幾等於零了。

梅姊！就照這樣異室同居的住下去，大概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吧。我當時也是這麼有把握的作想啊！

(二)

我還記得一個初秋的下午，我同他一道去逛鹿山公園，高朗的晴空浮移着片片的明霞，園中的秋柳雖然帶了幾分薄薄的衰黃，魁梧的大樹却還未能褪盡牠盛夏時的鬱茂，我們平排的在園中的半圓徑上緩步輕塵的開走，涼爽的秋風一陣陣的

微微拂起了我的衣裙，我頓時間感到一種冰肌的清快，我們一邊走一邊談，慢慢兒的便踏到那盤形似的小小池邊來了。池邊上倒覆着一口鐘形似的大鐵籠，池盤中間有根洒着滴滴銀珠的噴水管，管旁的假石山下站着 一隻高足長嘴的吸水鷺鷥，池中有對對的水鴨泅泳，我剛一靠近這小小的池旁我的身心，一若竟爲這幽靜而又生動的景色所潔化。

——啊啊，你看那對美麗的鴛鴦，是多麼的快樂呀！快看！快看！就在那假山邊。

他右手向池中一指，帶着輕快的微笑，爽口的叫了出來，陶然的目光中似充滿了涎羨的妬意。我隨着那手標望去，果然在假山右側相偎相倚的浮息着一對鴛鴦。我心裏不知受了什麼的侵襲，竟起了一陣輕微的飄蕩，待我和錦成的睛光相碰照時，他那眼中含蘊着那種深柔的神祕的媚力，一閃的吸刺到我的心的深處來，彷彿有一滴晶瑩澄澈的

清泉從我的頭頂上一溜便直灌透到我的腳底一般，我涼快甜醉得來似乎已經失掉了我的存在，我飄飄然的幾乎頹倒在這小池畔了。

片時間我們都似相互沉默在幻想的樂園中，凝然的眺着園中秋色不吐一語。

“我們看孔雀去吧！”，

聰明的他用了一句話來打破我們間的沉默，我低着頭跟着他在後面走。我剛一踏到孔雀的籠前，沙的一聲這隻瑞鳥聳動牠全身霞光燦爛的翎毛，翡翠色的長尾，展張開來成了一把美麗絕倫的玲瓏彩扇。牠那小小的睛珠煥射出兩道靈活的光波，鉤形的小尖嘴似乎歡躍得來有些顫動，我頓時感到這自然的美的偉大，我賞鑑得來有些陶醉了，錦成却癡望着我輕微的一笑。他這一笑的表情，像含有無限的深意。

“笑什麼？，我也含着笑容裝出驚異的神色質問他，但我又似乎已經知道他要向我說些什麼話。

“孔雀在嫉妬你呢！她要和你比一比美。”他柔和而又微小的音波帶着一種誘人的吸力，輕佻的微笑浮上他的面龐，他好像悄悄的在我耳旁細語。

“又胡說！”他的話我已經聽得有些陶醉了，不知怎的我偏又放下臉來半嗔半惱的責斥他一句，我看他聽了並不怎樣生氣，大概我假裝來的表情掩飾不了我心中的祕密吧。

我們慢慢的慢慢的走出了園外。

在暮色蒼茫的歸途中，我竟嚴肅而又誠懇的苦勸他一番，我要他多多的讀些社會科學的書，多多的注重理論的研究，我的一言一語，他都唯唯接受。我們在不知不覺中，我的右肩和他的左肩竟粘貼而行了。

歸來的那晚，無聊，苦悶，焦燥，抑鬱，……種種的情緒雜織在我心頭，令我感到極度的不安。一個人倒在那空寂的床裏，翻來覆去的橫豎不能

成寐，我陷入一種迷離恍惚的情態中去了，好像有個微小的螞蟻跟着我的血循環在我的脈管裡爬動一般，我感到一種怪酸癢的甜快，同時我又深深的覺得，我的身上像缺少了一種什麼東西似的，因之，我又有些惆悵而輕愠。我恨不得幾爪把那床薄綢被撕成碎片來舒展我胸中這種無名的鬱氣，迷迷離離的我竟徹夜無眠，情思飄蕩的一直到天明了我的眼還未曾舒適的合上。

梅姊啊！我的心靈深處，已經開始感到從未曾有的悲寂和空虛了！

(三)

自從那晚過後，我開始在錦成的身上發現出他的美點來，他那高高的身材，全身各部發達得很勻稱很調和的體態，和他那對炯炯攝人的目光，都是男性中不可多得的美。

到了這個時候，我不惟不討厭他憎惡他，反而

對他還有些敬仰和愛慕了。如果我在工作之餘歸來還看不見他，我的心頭便要頓添無涯的寂寞，眼前的景色都似冷冷的深向我嘲笑一般。靜寥的空氣籠滿了我的四週，我心靈深處的空虛，便要浩蕩蕩的擴大起來化成了無邊無際的汪洋，一若宇宙間任何物體都不能把這渺渺茫茫的空漠填塞得滿。

親愛的姊姊呀！愛苗已經在我的心田裏胎動起來了。我於不知不覺間已經自己投入了情網中！

那時正到殘秋，東南的風雲突緊，民衆的革命怒潮大有湮沒一切反動的舊勢力的殘渣之勢，H埠的窮困的工農，不是曾有幾次英勇壯烈的武裝行動嗎？

梅姊！你大概總可以想得到吧？英勇的出來指導這狂風暴雨般的行動的，是些什麼人物。

誰也料不到對我那麼柔和的錦成，竟也作了這幾次的激烈行動中，站在民衆最前頭的特別英

勇的戰士！據他說來，一半是由他對於革命的忠實和熱忱，一半還是受了我激將法的鼓舞和激動啊！

啊啊，我那英勇的錦成！我那忠實於革命的錦成！我一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來，我的眼淚又快要奪眶而出了！

梅姊呀！自此以後，我愛他的熱度頓然增加了起來，不僅我這金堅玉固般的心情和這銅牆鐵壁也似的意志，被他那溫柔無力的至誠輕輕的攻開，反而我這矜持傲慢和自負不凡的個性，也不知在何時竟被他那卑污渺小的庸俗的（我從前覺得他是如此的，）性格所柔化！我對他反比他從前對我還要殷勤得多，有些時我倒反把他弄得來不好意思，我為什麼竟會這樣低首下心的變得來前倨而後卑呢？至今連我自己也還莫名其妙。

我們就這樣的陶醉在初戀的甜蜜中度過了兩月的生活。

我記不大十分清楚了，彷彿是在一個十五的

冬夜，皎潔的明月，透進我前樓的一排窗子來，銀光四瀉，照得半樓空明。那時我正坐在床前的爐邊睡椅上，從斜側方挪開了窗帷之處向外望去，層層的屋瓦早已薄薄的鋪滿了一層嚴霜，冷冷的星空中，正凝固着片片乳白色的凍雲，遠遠的屋角上伸出來無數瘦而且老的枯枝，橫畫在一片迷茫茫的低空上，凜冽的北風一陣陣的打動窗帷，樓板上搖一擺的漾動着疏落落的帷影，這時候我這寂寥的四週，正是澄澈空明，清寒靜寞。

我喜歡這樣的景色，電燈我也索性不開。

時間已到九點三刻了。

錦成還不見歸來，不湊巧的北風偏又在窗外虎虎的吼得利害，我爲他擔心已極，心想這樣刺骨的寒風不知會把他凍成什麼樣子，我連忙重添爐煤，靜坐凝思的把他期待。

看看時間又到十點一刻了。

他還是不見歸來，我只好仍在那睡椅上沉默

的坐着，熊熊的爐火已高高的燒紅了起來，焰影在月光之下投射到銀色的樓面上來，隱隱約約的在那裏活躍的跳動。窗外一切的景色，都漸漸的沉入半眠，我心中這時的悲涼空漠之感，幾乎將我的熱淚逼出。

一個人處在這樣的境地，什麼問題都乘機侵襲而來，我的心情陷入了極端紛紊的狀態中。

梅姊喲！你想想看，一個青春期的女青年，在這這樣一個冷淒淒的寒宵，專誠的靜待她那心愛的人兒遲遲不至，她那多愁善感的心情，將要感到如何的酸楚，你能體驗得出這其中的滋味嗎？

再看看時間又快到十一點鐘了。

他是還無蹤無影，我如期待他幾萬年一般，我委實有些難捱下去了。沒奈何，我只得將火爐拖近床前，用床毛毯來蓋着我的上半身，腳踏在爐架上邊，頭枕着橫疊好了的綢被，打算就這樣半臥半坐的把他期待下去。

奇怪喲！今晚上我的心裏，不知爲了什麼，特別覺得非常的空虛，自己好像失了生活的靈力一般，癱縮綿軟的身體，似乎飄渺渺的昇上了極目無垠的太空，渾身飄蕩得來簡直失了自主的能力，心裏彷彿迫切的需要一種什麼東西的吸射，才能夠振作精神恢復得起生命的活力似的，我迷離恍惚的不安極了！也不知怎的我竟把他憎怨起來，憎怨了一陣，還是絲毫不能填塞我這無涯的空虛，迫切需要的東西反而更加了迫切需要的強度！望望床前淒冷冷愁默默的月光，我竟在無言中滴了兩行清淚，昏昏迷迷的我似乎在半意識狀態中睡去了。

彷彿又過了半個鐘頭的光景。

“爲什麼把電燈滅了呀？就睡了嗎？”他上樓的一陣脚步聲把我驚醒轉來，待我恢復意識以後，我頓如淘沙煉金者鑒得無價的至寶一般，心中頓覺有難於描述的甜快與欣悅。不過我還是佯作不知，緊緊的閉上眼睛假睡着。